

茅于潤 著

我的父亲茅以升

人生一征途耳，其
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
八，回首前塵，历历在目，崎
岖多於平坦，忽深谷，忽
洪涛，幸賴橋梁以渡，橋
何名欤，曰奮斗。

以升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为人知的温馨怀想

助人度己的人生桥梁

我的父亲茅以升

茅于润 著

人生一征途耳，其
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七
八，回首前塵，历历在目，崎
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
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播
何名欤，曰奋斗。

以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茅以升 / 茅于润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339-3220-6

I. ①我… II. ①茅… III. ①茅以升 (1896—1989) —生平事迹 IV. ①K826.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9960 号

我的父亲茅以升

茅于润 著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装帧设计: 一 知

责任出版: 朱毅平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00 千字

插页: 1

印张: 5.625

书号: ISBN 978-7-5339-3220-6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张鸣)	1
序(戴泽衡)	7
前 言(茅于润)	15
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20

名列前茅的秘密

父亲的五个“早”	23
----------------	----

一生的热爱

造桥——与工人共命运	32
授桥——注重创新,不沿袭陈规	42
写桥——桥文学的创始人	48

另一座桥

飞向颠簸迷蒙的未来	55
家书抵万金,亲情写不尽	68
助人为乐	83

这样的戏迷

京剧迷	86
-----------	----

所有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	91
简朴的生活	98
处变不惊 临危不惧	102
茅以升图书馆	107

两句令我深思的比喻

(一) 文章是固体,言语是液体,思想是气体	110
(二) 帮别人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	116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

后记	136
附录一 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常山龙)	144
附录二 “我姓茅,茅以升的茅”(茅为蕙)	149
茅以升年表(许宏儒 郑淑涓 钱凯)	153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张 鸣

跟所有的大人物一样，茅以升对我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过去的中国，是个革命的中国，但是，这个革命，却偏偏特别喜欢跟科学纠结。所以，只要科学家（包括工程学家）不是太不识抬举，还是会有点地位的。第一次知道茅以升的大名，是大约八岁或者九岁的辰光，那时候我刚刚会看没有画的书，很得意。其实当时看的也不过是些浅显的少儿读物，记得其中有一本是专门给少年儿童看的科学家的故事，书名我已经忘了，其中有个故事就是讲茅以升的。这个故事，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他造了钱塘江大桥。作为在北大荒出生的“浙江人”，对父母之乡的这条母亲河还是知道的。二是居然有人姓茅。当年我家在黑龙江垦区挪动了好些地方，从来没碰到过姓茅的小朋友。

这样的科学家故事，是很容易激励那个年龄的孩子的科学家梦

的，可惜，其时已经临近“文革”。“文革”爆发后，十年之久，学校里无论停课闹革命，还是复课闹革命，课都不甚了了。即使在1973年几个月的“回潮”里，课本还是薄得不像话，作为主课的数学，大抵上无非贫下中农为了学大寨，今天挖个圆形水塘，明天挖一个方形水塘，给出尺寸，让你算一下体积。学制改革后的九年制学校毕业，说是相当于过去的高中，大多数同学连勾股定理都不知道，连封信都写不了。所以，科学家的梦是不会有人做了，连我这样总是被拎出来整的“白专典型”，也无非是私下看了点禁书——那年月，什么都是禁书，连高尔基的《童年》都不健康。

但是，在这期间，我还有一次想起了茅以升这个名字。那是1974年，我因足疾回外婆家养病，某一天，一个人来到钱塘江边，在登上六和塔眺望钱江桥的时候，脑海里没有浮现当年为保卫钱江桥跟阶级敌人搏斗的英雄蔡永祥，却想起了茅以升。

“文革”后的中国，英雄淡出，茅以升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严格说应该是工程学家），再一次登上了社会荣誉的顶端，成为千千万万中小学生敬仰的楷模。红太阳走下神坛，但科学家却被抬上了圣山。这个曾经把科学家赶入牛棚的民族，乘着科学大会的东风，把自己的科学家捧成了奥林匹亚山上的阿波罗。当然，这期间，有关科学家的报告文学，传记，故事，电影，就很多了，拔高，在所难免。风气所被，连科学家的家人，回忆自家的大人物，也随之高耸入云。后来，虽然大家在说大人物的时候，多少人性化

了一点，但是依然有很多无形的清规戒律。比如说大人物舐犊可以，但情深就要打折扣，免得让人觉得他自私。

在我电脑里打开的文件中，有一个已经做爷爷的人回忆他父亲的文字。这样的清规，那里是没有的。可以说，这个人是幸运的，因为他偶然地变成了名人之后，茅以升的儿子，而且还是最小的儿子。“丈夫亦爱少子乎？”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赵太后之问，答案在中国，尤其是吴越两地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这份不长的书稿，记录了一个儿子眼中的茅以升，不仅作为科学家，而且是作为父亲的茅以升。在作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是学习方法与众不同，一个杰出的工程学家，抓住了时代给予他不多的际遇，一个一尘不染的技术官员，一个能把枯燥的数学公式讲得妙趣横生的教授，一个能让被开除的学生心悦诚服的大学校长，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一个爱儿女的父亲，一个亲戚眼中好说话乐于助人的好人。

更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笔下，公众眼里伟大的茅以升也是个有缺点的凡人，至少，他是一个惯着、或者娇纵少子的慈父。作为小儿子的作者，小时候可以“横行霸道”，最好吃的，最好玩的，都有“优先权”，并不会因此而担心受到惩罚。酷爱音乐的他，很小就得到了满足，不仅可以得到特别的教育，而且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他提出要去美国留学，父亲就会千方百计地求人把他送出去。只是，这种在作者笔下有些夸张的“娇纵”，没有让他变成

一个纨绔。尽管没有成为他心目中的伟大音乐家，但仍然是一个国内稀缺的优秀音乐人，一个著名的教授。然而，这样背离父亲道路的选择，却让他进入了一个是非圈，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比父亲还多的折腾。可是，在“文革”中，被关入牛棚的他，只要看到报纸上还有父亲的名字，就坚信父亲肯定会把他救出去。其实，这种指望过后看来，有几分不靠谱，在那个顶着“科学院院长”头衔的人连自己心爱的儿子都保不住的年月，纵使茅以升的父爱有天大，如果有关部门真的要把作者怎样，他恐怕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大概也只有作为儿子，才能看到茅以升一些有“缺点”的生活细节，大概也只有作者，才能把它们写出来，不担心损害父亲的高大。我们看到，茅以升是个京剧迷，一个梅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梅兰芳的粉丝。在他看来，父亲喜欢的，就是梅兰芳的“扮女人”，比女人还女人的范儿。但是，酷爱京剧的父亲却坚决不肯让侄子学京剧拉京胡，理由是茅家人不能做戏子。但是作者学小提琴，却可以开绿灯。父亲是儿子第一个教师，虽然没有影响儿子子承父业，但父亲的一套吸烟有理的理论，却让儿子有了几十年的烟瘾，到晚年才在美国“恶劣的”禁烟环境下得以戒除。

有缺点的伟人，才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在作者的笔下，茅以升的缺点，还让人感到可爱。尽管作者尽量收着，不刻意去赞美他，实在了不起的父亲，但字里行间，对父亲和母亲的爱，还是在往外

溢淌。一个无处不在的潜台词是，他得到父亲的爱实在太多太多，而作为儿子，无论怎样，都无法报答父爱以万一。

我们只能说，作为人子，有这样的父亲，真是三生有幸。作为普通人，我们更喜欢作者笔下的茅以升。喜欢一个溺爱少子的父亲，喜欢一个有着常人缺点的大人物。

说实在的，我是没有资格给这本过于“厚重”的书作序的，以上所说，只能算是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的读后感。

2011年3月1日，于北京清林苑

序

钱塘江波涛汹涌，自古就是天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唐代诗人卢纶描述渡江惊险时说：“飞沙卷地日色昏，一半征帆浪花湿。”

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钱塘江大桥建成以后方才改变。

在钱塘江上建桥非常困难。首先，大桥必受到涌潮的威胁。涌潮威力很大，我曾亲眼看着塘顶紧密砌筑的条石，三五成群地被涌潮掀起，越过近两米高的土埕，被抛到塘后一二十米远的田地上——这些石头每条都有四五百斤重！其次，基础条件差。几千年来，大量泥沙随着一天两次潮涨潮落来回搬运，形成了河床数十乃至上百米粉沙软土的淤积层，兴修任何建筑物都很难。

茅老在极艰苦的情况下，经历无数波折，克服重重困难，在钱塘江上建造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竣工之日，正值日寇嚣张之时，赶在日寇侵入前，撤走重要物资以后，茅老忍痛炸毁了刚刚建好的大桥，割断日寇尾追。茅老当时写了一首诗，悲愤地说：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终于，抗日战争胜利，茅老即亲自主持大桥的修复工程。同一个人，主持同一座大桥的建设、炸毁、修复，古今中外都极罕见。

茅老立下为国人永世不忘的功绩，成为我国工程界、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茅老与钱塘江的缘分不仅是大桥。

历经抗日战争，钱塘江海塘经久失修，破坏严重，千疮百孔，亟待修复，同时，钱塘江管理局工作停顿了八年，更待重启。

抗日战争胜利的次年（1946），茅老来到钱塘江，重启钱塘江开发大业。茅老向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建议，聘请17位中外土木水利界知名人士为局顾问工程师，有侯家源、薛卓斌、张自立、杜德（Rolph A.Tudor）、怀德好施（A.O.Whitehouse）、康益（A.Corrit）等。旋经“省政府”报经当时的“行政院”批准，于1946年8月1日成立钱塘江海塘工程局（今钱塘江管理局的前身）。茅老和汪胡桢汪胡老被任命为正副局长。

茅老主持，组成顾问11人，“省府主席”沈鸿烈、建设厅长、

水利局长等人参加的考察团，于1946年8月11日至13日考察钱江北岸海宁、海盐海塘。嗣后，在上海康益的寓所讨论此行结果，决定再由各专家拟具意见书，汇编出版。此次考察认真细致，专家们提出了海塘设计及宏观和微观的诸多建议，为以后的海塘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茅老和汪胡老还向当时的中央政府和省、地政府、商界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筹集经费，组织海塘堵缺、加固、抢修，顺利度过1946年到1948年的三年汛期，未酿大灾。

茅老不仅重视眼前的海塘除险加固，更关注江道的治理。1946年8月13日和8月15日《申报》两次报道茅老关于整理河道以为治本之策的方针。报道称：“塘工局局长茅以升说，唯今之计，保滩重于修塘，治江重于保滩。治江须稳定河床，使流畅的江水归槽，最后能使江河变为狭而深，则江上可以通航，两边可以剩出土地开垦，……整治钱塘江要利用钱塘江的特性，因势利导，必能事半功倍。”

可惜当时战乱频繁，财力支绌，根本无法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近三十年，国力日盛，经过持续努力，建成了钱塘江两岸高标准的海塘，杭州到海盐原先游荡多变的江道已经缩窄稳定，同时，围垦了百余万亩土地，昔日江滩已经变成良田，开发区内工厂林立，实现了茅老当年的愿望，茅老在天有灵，定会含笑。

隔了半个多世纪，在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钱塘江上的第二座大桥建成，如今建成、在建的已有十余座，杭州市已经成为繁华的

商城。杭州湾大桥还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我1947年到钱塘江管理局工作，在茅老的教导下，开始了六十余年的治江生涯，他的道德文章影响了我一生。

1986年秋，我们专程晋京，拜谒茅老和汪胡老二位前辈，请二老为《钱塘江志》题名、题词。二老对钱塘江海塘修筑与江道治理情况十分关心，仔细询问情况，耐心听取汇报。我一直珍藏着当时合影的照片。

三年前，在钱塘江管理局百年庆典上，听到茅老最宠爱的孙女为蕙演奏的钢琴曲。今又读到于润先生怀念茅老的文稿，恍若茅老又带着他那淡定从容幽默和蔼的笑容站在面前。

我想，茅老定然在看着钱塘江水，看钱塘江水带着他一生的辛劳、成功的喜悦、殷切的希望，永不停息地从钱塘江大桥的桥孔流过，从四桥、三桥、二桥流过，从依然屹立的海塘脚下流过，也从他预见的“世界上最长、最大、最现代化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流过，一直流到广阔的大海……

我想，茅老也会静静地倾听孙女的演奏，观看于润先生的文字，看到他们都那样热情、真诚和善良，一定很高兴，为他们能生活在这么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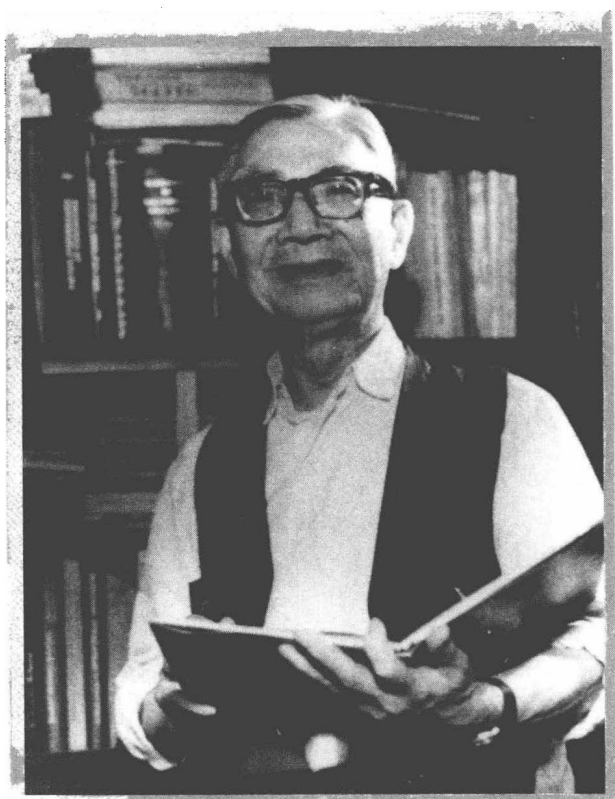
戴泽衡

（曾任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
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2011年3月

父亲茅以升逝世已经二十二年了。在这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回忆起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并用速记的方式记录在我的日记簿里。今撰述成文，作为我对他深切的怀念。

——茅于润



20世纪70年代于北京寓所书房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以升